

穿過壽卡的縣界，眼底豁然開朗，遊蛇似的海岸線，開始在十公里外朝北無限延伸。

由於眼界突然變得空曠，行駛中的車輛，不禁透出一種貿然闖入山海絕域的冒失感。

這是一趟神祕而漫長的極東邊境之旅，終於到達中途休息站了。當旅客們紛紛由遊覽車內魚貫而出，探頭探腦地從海村反眺視野盡頭，那座滌濯在一片迷霧潮花中的地標岬角時，大家不禁恍恍惚惚就像夢幻般，立刻跌進了這個太平洋之濱的異質勝景裡；不下車的旅客，則便透過車窗瀏覽著海村特有的南半島熱帶風光，雀躍與好奇參半地，讓休閒行旅的愜意濃濃呈現在臉情上。

首度看到本村族人的西部客，幾乎都會忍不住悄悄從內心，發出幾句某種低貶意味的暗笑來；而那些首次走在眾多本部落深眼黑臉人街面的平地孩童，那抹呈顯非我族類的猜疑與驚懼，無論出於天生警戒本能或人爲歷史陋見，當然更是充分流露而毫無掩飾的。

有一具中古歐洲的老船骸，就在村外淺灣上靜靜斜躺著。這史蹟因爲歲月頗久遠了，在完全已被風化作用消磨掉原有丰采之餘，同時也已讓陳年海沙和蔓草掩蔽了大半骸體；因而縱使是個老練眼尖的職業旅者，若非當地識途老馬加以指引，往往總會失之交臂。

老船骸朝向陸岸這邊的船頭，某種開著紫花的爬藤類植物茂密攀覆其上，蔚成一片天荒地老的野綠；它那半截高高翹起的，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的廢船桅，則猶如一根倔傲不屈的老戰矛，依舊挺身在浩瀚波濤的無邊潮汐前，兀自挑釁著變幻莫測的白雲蒼狗。

一張遭受過千萬枚烈日曝灼，閃泛出黑赭色亮光來的老臉膛，咬著一管獸骨菸斗，就在老船影下抱膝而坐；他看來還極爲硬朗，但那對因年邁而變得混濁的眼睛，卻像岬角潮花般一片迷茫，眨也不眨地凝視著遠方海平面出神。

老人也許自覺像一隻沙鷗之繾綣於海洋，又也許像一條山犬之眷戀於山林的，守候著漫長一大串日子裡的什麼似地，正緩緩在吸吐著一縷縷「新樂園」煙霧。

自覺於像一隻沙鷗翱翔大海，使老人擁有生命無限的想像之樂；自覺於像一條山犬，一條從小到老屢經訓練與出獵，嚐過諸多勝利美果、也舔過諸多挫敗苦汁，披戴過無數榮耀、也蒙受過無盡侮辱，最後退縮一隅、更終而消沈得一蹶不振的老山犬，則是老人如今現實生活下的貼切寫照。

老人的迷瞳深處，偶而也會閃過崖鷹的片段掠影。

崖鷹無高不飛的迅翅和無堅不摧的利爪，往往又使得老人緊接著聯想到有「山魔」之稱，渾身是勁、力大無比的大黑熊；然後，拉遠歲月，追憶起攀岩捕鷹、徒手搏熊的，當年如鷹之暢情飛揚、如熊之肆意衝撞般，那夥「巔峰勇士」之一的自己。

族裡的古老傳說，常也是老人從早到晚，一坐在這老船骸旁，便孤寂地陷進時空倒轉、人物錯置其中的，一番番回芻部落榮光、一次次取煨先人餘燼的排遣裡。

然後，總又是一口口吸煙、一縷縷吐霧，讓濃烈的菸草沉味翻出捲入，狠狠麻辣著老口腔和老鼻孔，薰烤著早已佈滿老人斑的這張古銅色之臉。

如此這般，沙鷗、山犬、崖鷹、大黑熊，古老傳說和「新樂園」，於是就像一干老友輪流貼熨著他的心似地，使得老人只要自行再稍事半陣子瞌睡，便足以輕鬆打發掉一天時光。

老人在大兒子好不容易娶媳生孫那年，正式接手父親生前遺下的這個老位子。

他起立面朝山林，向父親臨老挑戰「山魔」而去的方向，深深行三鞠躬禮；他曾經親歷父親遭受大黑熊撲擊的慘痛經驗，他崇拜父親的英勇壯烈，卻更感激山林讓老父宿願得償。

當然，父親當年所遺下的這個老位子，自必也是祖父及先祖們獲得長孫後，最佳的晚年冥思之處；所以，他轉身也面朝海洋，向聽說早年是祖父與歷代祖靈臨終前騎鯨而去、越海遨遊的方向，深深致上三鞠躬禮。

先祖們騎鯨而逝，他雖然未曾親見，但堅信這是比漢人神話更真實的本族傳說之一。

2

現在，菸盡煙滅了。

已是將暮時分，但壓得極低的飛霾，使天色看來比實際暗沈許多。

海上正醞釀著變化，滔滔奔湧的巨浪，凌空撲向老人斑白的髮梢。

部落的火把隱晦了，族人的夜漁活動，也因風雨將至而提早結束。

午夜，整個海村頓時陷入大片黑暗中，週遭閃映著微弱天光森然泛白的，只有吊在海埕的人頭骷髏與懸在屋角的獸牙，以及那把把掛在腰間磨得慘亮的番刀。

在挾脅著萬鈞之力翻來覆去的驚濤裡，彷彿有隻巨大的海族發出至痛的呻吟；但那並非想像中的鯨豚類，等牠精疲力盡被捲進眼界內了，大夥兒這才看清楚那原來是一艘大帆船。大帆船破敗的帆片，像沙鷗或崖鷹遭受重創的羽翼，迎著風浪在桅杆間不斷做出沈淪前的掙扎。凌亂不堪的甲板上，看得出這帆船已經歷過一段相當漫長而動盪的航程；舵座上，男人們眼露疲憊和絕望，女人們則蜷縮在船艙角落，哀泣與悲禱相混，覆亡與生機交迸。

「Alas! My God, My God……Help me!……」

整條船顫慄得簡直有如面臨末世，這是最後一記輕微得僅只天神聽見的低吟，隨即大帆船很快的在眼前傾斜著身影。

其後，緊接著的下個時段，大海這才真正喪失理性的狂暴起來。

大海搖身化爲一頭大海怪了，藉由鯨魚的巨口形成漩渦吞噬了大帆船，透過沙魚的利齒形成巨磨，撕磨著船體和人屍；大帆船發出陣陣肢解聲的被從咽喉吞進腹肚，然後翻攪成一塊塊碎片的重新吐回海面，唾棄成團團浮渣和浪沫。

雷電風雨交作，倏地連續幾道白熾閃光，張牙舞爪地當頭劃破村央夜空。

那從天堂抽打下來的閃電之鞭，伴隨著滾滾雷響，是天神們的謳歌，也是惡魔們的詛咒；祂照亮了海灣這幅慘絕人寰的遠古畫面，也照亮了蠻域部族的見獵心喜之眼，部落的火把因而又被重新點燃了。

那惡夜火把，使得族人們打魚與狩獵的原始狂嘯又再度響徹山野了；火炬一叢叢，高高低低、明明滅滅地，串綴成一條圍捕弧線，百步蛇般迤邐過儼如水陸戰場的千古老灘。

在閃電和火把的照亮下，四處竄盪的浮渣和浪沫，一批批被大浪湧向淺灘。

那是一些船板、木桶，一些衣服、箱俱，以及更多部落從未見過、說不出名稱的，希奇古怪的稀世物件與新鮮玩藝；當然，其中也包含了爲數不少的人體浮屍。

火炬面對怒海，圍繞成一幅祖傳的圓形構圖；萬年浪頭，或是歡聲雷動，也或是聲色俱厲地，從原始圖騰之上掀撲而過。

他們在濕淋淋的沙灘上，檢視這回合的大海贈禮。族人們狂野吆喝著，開始動手撈取漂

浮物品；某部分年青力壯的族勇，則被指派操持著矛鉤和瓊麻索，合力拉攏那艘早已支離崩散的破船骸。

好不容易，大夥兒終於把這隻被大海怪啃噬過的死獸釘牢在大灘前。

突然，是誰，是曾經浪裡蛟龍般馴御過東方「海怪」巨豚的酋長的長子吧？發現什麼重大事物地，發出一記振奮巨吼：

「呵，酒、酒、酒！——」

族人們又掀起一波嘯叫，立刻簇擁著他旋轉起來，呼喊道：

「呵，酒、酒、酒！——」

「呵，嗚咧哪嚕哇！——」

所有找到的酒食和器物，在大灘上被分類擺開，等待酋長的最後下令分享。

所有找到的人屍，也被橫陳排列起來，讓閃電和火把映照著死前受盡驚恐的無助臉孔。

有好幾具誤以為自己僥倖得救上岸的白臉或黑膚男人嘴裡，這時紛紛發出一些託天之佑的微吟，火把立刻移至他們面門上方；隨即，他的靈魂便意識到一弧上旬月似的彎刀從咽喉划過，血於是就像海泡般汨汨冒出，染紅了他們所躺身安息的沙灘和夜色。

在另一具屍體上，兩隻渾圓白皙的腳踝，若有若無的抽搐著，顯然這又是另個倖存者。

這屍體當然也引起了族人的注意，但並未如困獸般被血腥的痛下殺手；那是由於這是個女人，並且胸前在罹難時，還緊抱著一本族人們從未目睹過，無法知曉其重要處的「書」。

她被取走了隨身飾物，扯褪衣服，裡露出垂死而微息起伏的雪白胸脯。

她，看來是個本部落自有記憶以來，破天荒第一遭出現的白種少女。

熊熊火把前，酋長上身赤裸，頸間佩掛著山豬牙項圈；族勇們開始以他為中心，將包括那本「書」在內的大海贈禮，儀式性地呈獻到他面前來。

這批豐盛禮物，連同從木桶裡不絕飄曳而出的美酒氣味，即刻強烈地刺激著酋長高高上揚的眼神和鼻腔，亢奮著這蠻野部落權力層峰的男人之心。

又有個誰，是本族曾經赤手空拳搏鬥過西邊「山魔」大黑熊的酋長的次子吧？他舉著長矛，英雄般跳步出來，在每具屍體上一一戳刺後，將沾血的武器獻至酋長手中。

他矯健地舞動著身腰，吼叫出一記象徵性的禮成呼喝。

那具垂死女子，才剛清醒睜開軟弱而驚錯的淚眼看見這幕畫面，許多隻黑暗之手便將她冰冷的身體高高扛起，一路起起落落地尖嘯著、拋遞著，傳獻到圓圈中央：

「俘虜，俘虜，俘虜！呵，嗚咧哇，嗚嚕哪哇！——」

「殺了這年輕美麗的白種女人，活祭太陽神卡道與月神凱幾亞絲！」

「以這珍奇少女之血，供奉我們所敬愛的百步蛇，祖靈之神蘇拉！」

酋長素有威望的長子及次子堅持說著，族勇們也一致附聲呼應著。

「不，太陽神卡道與月神凱幾亞絲，羞恥於見到女人流淚，牠們要的是普悠馬頭目的靈魂！百步蛇，祖靈之神蘇拉，也羞恥於見到女人流血，牠要的是普悠馬男人的頭顱！」酋長鍾愛的第三兒子，則持不同看法的反對道：「救活這女人，讓她說出那本『書』的祕密！」

「對，救活這女孩，讓她說出『書』的祕密！這『書』裡，也許藏有決戰普悠馬人的至高智慧！」酋長心想這孩子所言不無道理，於是兩相兼顧地決議道：「不過，現在，大家就先行盡情喝酒唱歌和跳舞吧！天亮後，這女人不死，我們就決定救助她。」

聳舉在夜空的火炬，迷魅的閃爍著——

操持在手中的長矛，著魔的戳刺著——
佩掛山豬牙的胸膛，倨傲的挺晃著——
圈繫貝殼串的腰臀，狂野的甩擺著——
槌打鹿皮鼓的手掌，綿密的拍擊著——
火把松脂燻煙，掩蓋了鮮血腥羶氣味；原始獵獲歡囂，取代了怒海驚心咆哮。
月亮隱身退場，北極星迴避不露面；古老惡夜，整個海村失去了星光與方位。
雨水像大海怪的涎液，也像天神的淚串，灰濛濛披灑下來，遮蔽了海岸線的視野。
海角迸射激光，天邊暴開裂隙，遠去的金蛇猶如殘存的神經在天空的肌肉裡遊走。
黎明前，暴風雨停歇了，這帆船殘骸和桅杆被族人們拖至沙灘前豎立了起來；由於天色
還是重霾深鎖，所以看不清楚有多少顆新增人頭，也已被悄悄吊上村後樹頭迎風晃蕩。
鷗點仍然翩翩翱翔海天，雲影依舊悠悠畫過眼界。
日昇月落，潮來汐往，年代更迭中早已駛過千帆。

3

那是一則傳說，一場海難，也是一件救贖。
那是一則歷史，一場殺戮，也是一件省思。
老人從打盹中醒來，一邊敲掉獸骨菸斗的煙蒂，一邊站起身子。
像海村其他祖父那樣，老人有時也會帶著孫子們來看海，看老帆船沒有爛盡的廢桅杆。
「哎呀，真糟糕。」他搖搖頭，懷疑自己是否已老到某種輕易恍惚失神的程度了。
因為，最近不知為什麼，不管從古老神話到傳說、從耳聞目睹到憑空相像，諸多有關海村的過往與期望都能一古腦交融在空氣中，隨招即來地出現在眼前的被自己看見了。
海面很寧靜，但老人總是難以心安地緊蹙著粗眉樁。每天此時，在他直覺打定某個主意朝岸上走去時，遠處岬角總會何其湊巧地，適時冒出一輛白身、紅藍腰帶的鐵盒子似的大汽車；大汽車由遠而近，車輪滾輾著軟厚的黑色柏油路面疾馳，然後逐漸減速入村靠站停車。
那是這條海岸公路終於全線貫通後，披著國旗色彩的國光巴士前身，一天十個班次對開的省營客運班車；無論來自西邊的屏東或北邊的台東，每次見到這巴士現身在部落街上時，他的老心臟總會因長久的期盼而兀自顫動了半晌。
披著國旗色彩的客運班車，往往使他忍不住暗自發出無奈的苦笑。
青天、白日、滿地紅，每天十個對開班次的見到「國旗」這偉大色彩象徵，總讓他想起這輩子已被冠過「大清國」、「日本國」、「中華民國」的三種國名了；雖然他從來不理睬那麼回事，而只抵死承認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巴加羅加羅」人，但這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他有點不高興，本來只是想上岸巡覽一趟什麼或進村買包菸的，但此時他改變主意了。
他眼力仍然極好，尤其他的感應力真是越老越靈敏，可以緊盯住，並且直覺到一隻竄進三里外草叢的老山兔發抖的後腳跟；現在，他就使用它們凝視著從巴士裡下車的旅客，並且感覺著，旅客中有否那些孫子老遠返鄉探親的呼吸和心跳。
車上魚貫而下的旅客，起初像一群瘟雞的畏縮在站牌旁；看到老海灘時，他們開始雀躍起來了，蠢蠢欲動地顯出朝向大海奔跑的慾望。他們如潮水，一波湧來、一波盪去，日復一日，面孔不同、身份各異；他們前來遊覽海村，也當然成為部落族人好奇瀏覽的對象。

早期，老人透過傳承自歷代先人的好感官，猶如面對山林獵物的注視過往旅客；那當然是一種出自於叢林的、歷史的，海村部落數千年累積的原始防衛本能。近年來，他則逐漸捨棄使用此種強力觀察的老方式，而採取獲自太陽神卡道和「威拉」大神恩賜的直覺能力，直接感知週遭時空與事物的潛移默化；那一則是為了降低自己的敵意、減輕被觀察者的反感，一則是為了減少經由感官觀察的隱蔽或隔閡，吾人親目所睹、親耳所聞並不見得全然真確，以至引發誤解、誤判，最後導致「錯誤的反應」之故。

這蒙受太陽神卡道和「威拉」大神加持的直覺方法，換言之就是外界漢人概稱的「巫術」；事實上，這種具備「穿透」、「洞察」與「演繹」古今世事的感應力，古老的「巴加羅加羅」部落，是統稱為「巴加羅加羅先知的智慧」的。

像現在，老人像一般村人一樣，已不再排斥這些光臨海村的旅者，那是因為族人們和他都已經知道他們並不具有任何惡意、不帶來其他傷害；這是第一層次的「觀察」。其次，由於能夠促使海街的熱絡、海村的繁榮，大家甚至十分歡迎這些潮來汐往的遊人；這是第二層次的「研判」。然後，透過上述現象，部落終於景氣看好了，族人們也終於日子變好了；這是第三層次的「結論」。

然而，其實，這只是一種心中的「期待」，一種充滿不確定感的「幻影」。

實際情形是，客運巴士一趟趟載來了旅客、卻也一個個載走了族人，黑色柏油路一波波輸入了外界文明、卻也一寸寸拉長了部落哀愁；這是當年在海岸公路貫通之初，族人們所始料未及，而他臨老這才終於洞察省悟的後果。

「唉，難怪父親阿邦拿說得好：巴加羅加羅先知的智慧，總是來得慢半拍！」

老人不禁心有未甘地重新點上一根菸，徒讓「新樂園」的辛辣味，嚴重薰炙著無能為力的老鼻腔和老舌蕾；然後緩緩張嘴吐煙，任其極盡幻化變數的，在老眼底無盡翻捲糾葛著。

當他透過煙霧再次凝視街面時，老人終於瞥見夾雜在旅客中四散開去的巴達·曼戈戈，他那最鍾愛的小外孫了；然而，巴達·曼戈戈隨著煙霧消散立即一閃而逝，老人凝神再看已遍尋不著。這是一種壞預兆，這使他覺得既期待又怕這小外孫遭到傷害的詫訝極了。

常理而言，巴達·曼戈戈是不該在此時此刻，以這種方式現身的。

這孩子已在上學期因過不慣海村生活，搬回海拔更高的「多力多力」山上，他的交通工具應是兩條山地人穿山攀崖的越野好腿，而不是平地人偷懶代步的汽車才對。況且，「鐵盒子」大巴走南北海岸線大路，而「多力多力」山，卻高高吊在西邊的崇山峻嶺之巔。

「噢，巴達·曼戈戈，你這麻煩的小伙子又找上我來啦？難道，母親百合·巴喀洛柯的預言，如今終於應驗在我身上啦！」老人一步步走向村街，一邊納悶地自言自語。

曾經含辛茹苦堅守過將近廿年活寡的老女人，他母親百合·巴喀洛柯，是普悠馬族「巴喀洛柯」巫醫之家的長女，聽說她自小就習得家傳巫術，早就預知自己的命運；但她從未告知族人她所擁有的這項特異能力，就算是自己的結髮親夫與親生兒女，也對她一知半解。

「你們兄弟姐妹之中，或有人傳承了男祖們的武德，或有人繼承了女祖們的才藝，或更有人承當了整個部族的榮譽和德望，但當然也必將有人承接了我這份天命注定的先知之能與痛苦。我當然早就知道，誰將會承接部落哪些該得的福祉，誰又將會承受族人哪些該受的侮辱；但我為何一直從未公開說出，我是為了避免有人嬌縱揮霍，有人懷憂喪志啊！——」

母親百合·巴喀洛柯臨終前，斥退被召來聽受家訓的兒女們，最後單獨留下他說：

「親愛的長子，亞比·馬伐鷓呀！我娘家的普悠馬巫法啓示我，極其幸運而又何其不幸

地，你男祖至高無上的太陽神卡道和你外婆最敬畏的威拉大神，都在在顯示你將得天獨厚，承續並擔當上述一切尊榮和苦難的旨意！——」

「親愛的母親，我願將大神們的旨意化為捍衛部族的血誓，更願將您的鍾愛化為生命的試煉，您放心的闔眼長眠吧！但我必須質疑與抱怨的是，關於普悠馬巫法，您有生之年從未教導我一招半式，現在又叫我如何去承接巴喀洛柯之家，天命注定的先知之能與痛苦呢？」

「親愛的大兒子，亞比呀，世上哪有教得會的巫法？我如今一死，你父親也將在不久的出獵中死去。你親手埋了我和父親後，自然而然就會逐年擁有母親的這項特殊能力。」

他是家氏長男，自當承擔起部族的一切榮辱興衰；但普悠馬族人是母系社會，普悠馬巫法，更是外婆巴喀洛柯宗氏世代鎮家至秘，蒙受著只傳女不傳男，觸犯者生前必遭驅出家宅、死後必遭驅離祖靈山的嚴厲禁忌。母親百合·巴喀洛柯，卻甘冒這種永世不能認祖歸宗的悲慘下場傳法於他，看來她對這長子的用心與期盼是何其殷切了。

用心與期盼有多深，責任與使命也必然相對的有多沉；剎時，老人驚慌得有如一隻跟「山魔」大黑熊狹路相逢的少年雲豹，背脊不禁猛烈穿透過一道憂喜難辨的興奮與痛楚。

老人緩步走近客運站牌，樣子頗像一頭受傷老雲豹的微微警視著旅客們；他的目光是極為謙善的，兀自吊在嘴角的笑意，也是極盡歡迎與感激的。

旅客們當然也看到了他，他們則像考古隊發現千年活化石般，眼睛大大巴眨的，全身精神大振的看向他；但老人並未因而嫌厭或憤怒的停止腳步，當他繼續一步步再走得更近些時，想不到旅客們卻驀底自行掀起一陣莫名其妙的小騷動來了。

他那張佈滿老人斑的臉孔，以及那多處隱隱顯出古老刺青的蒼駁胸肩，竟然頓時成為一幅男人們眼中的海村特有奇景；他的膚色、輪廓，尤其是他的體態，更竟然頓時使得某些膽怯婦孺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二、三步。

「瞧，那副怪異模樣，還真像個美國西部電影裡的印第安老酋長哩！」

「嘿，還佩著番刀，他不會殺了你們男人，搶走我們女人和小孩吧？」

他們之中必然有人悄悄品頭論足著，有人竊竊私語著，對他深沉的戒備著什麼吧？

這已是觀察多年的老現象，他必須如此一趟趟的滿足他們，同時一次次進行自我激勵。

傳說中，那場白種人的遠古船難，曾經促使了部落酋長的那名第三兒子，在族人一致反對下被迫偕同唯一倖存的白種少女，私奔到部落禁地的西邊山林之巔另謀活路，另尋生命的出口；也就是說，古老的本族「巴加羅加羅」先祖，確是發生過殺光蒙難的異族男人，強娶他們倖存女眷為妻的案例。

「強娶」之詞，當然不以為過。在當時來說，這應是非常貼近事實的看法，那名倖存的白種少女縱使千萬個不願，為了活著等待逃離海村的一天，也只好含淚忍辱的屈從了吧？

他隱隱感受到這位白種女祖之血，既萬分感激又滿腔恨懣的流竄在自己血脈裡，代代相傳的撲動著這顆老心臟；而冥冥中，在發生那場海難的若干年後，宿敵普悠馬人向海村發動強力欺壓性攻擊的一次浩劫裡，他也感應到了傳說中冒險返回海村收拾殘局、帶領餘眾退避「巴羅巴羅」山區的，這位酋長第三兒子「臥薪嘗膽」潛藏在他靈魂深處的精神傳動。

關於普悠馬人逐代遞增的強悍與野心，漢人文史早有如下記載：

——元朝大德元年，普悠馬八社頭目馬加特征服卑南境內各社，被推為大頭目。

——十七世紀荷蘭人至東台灣探勘金礦，普悠馬人向其習得軍事與統治技術後，橫掃花東平原，所向無敵。

——明末，台東縱谷之上，有一卑南社頭目超越其他諸番，統領七十二社，被擁為共主；此七十二社皆需進獻所獲，即使只獵一鹿，亦須呈獻一鹿。其酋長自文結始，漢人之經商負販抵其域內者，無不以「卑南大王」稱之。

——清初，明朝殘部渡海驅離荷蘭人，漢族勢力入主台灣西部；康熙卅五年，漢人朱一貴反清兵敗，餘黨竄躲東台。「卑南大王」受請剿捕有功，清廷賜予朝冠、蟒袍，正式冊封為「卑南王」，鄰近之阿美、排灣諸族均得對其納貢、賦稅。

——乾隆五十二年，漢人大型叛變又起，滿人採取懷柔政策籠絡台灣土著，時任普悠馬第十八代族長的「卑南王」卑那來奉召入京，獲御賜王袍、花翎、黃馬褂，備極榮耀。

——乾隆五十三年，漢人叛部林爽文事件平定，清廷以嘉勉協助在台統治為由，召見台灣番社首領卅名，卑那來則代表台東諸社，冠冕堂皇地參與了該次滿人天朝的朝覲之行。

感謝太陽神與天地諸神的鋪排，就這樣使歷史之所以成為歷史、傳說之所以成為傳說、神話之所以成為神話的愚昧與智慧，一併呈現於世，提供為後人審時度勢的重要借鏡。

時至今日，雖然海村部落當年在大海怪的作弄下，無端演出了那場荒白年代的野蠻慘劇，但事過境遷的他這個後代子孫，卻更不得不感到天理玄奧的說出一句心裡話：「苦難的巴加羅加羅人，幸虧有了那場海難，有了那名酋長的第三兒子與那位白種少女啊！」

公路弧灣處，靠海這邊的一株孤松下，戴著鷹徽制帽的派出所警員，透空的渺小身架和背後黝暗的高大山影，彷彿正在展示著某種象徵意味的懸殊對比；這警員是個年輕的泰雅族人，他祖先的北方部落，或許曾經也是卑南王統率台東七十二社藩屬血洗過的殺戮戰場。

那株孤松下，另外生長著幾叢葉形狹長而尖銳，片片如朝天劍刀的海岸瓊麻；瓊麻叢上空，抽茁得好高、好高的莖桿頂端，淡黃色的穗狀花朵，無言地恣情綻放著。

「真糟糕，好悶的天氣呀。」

「這天氣變數大，不太好。」

警員既熟識又淡陌的向老人打招呼。

這種既熟悉卻似乎又陌生的感覺，是灣岸住民在面對廣漠的大山大海時，一種彼此由於無法專注細節，因此無形中不得不免掉一層矯作而流露的慣常神情。

其實，老人和年輕警員是忘年之交，他們之間早已忘掉了世故與世仇。

他們真是一對好朋友，好到經常就蹲在沙地上喝得爛醉；醉得兩人撇開四隻腳，便朝著派出所的後牆撒尿。

「請問警察叔叔，這村子的電力公司服務處，怎麼走？」

幾名遊客急著尋找什麼地，插進話來。

「嘿，讓我想想，咱們海灣村有這個單位嗎？」

警員問著自己，也好像問著老人。

這是為首者看來像個大專生，藍鵲大哥領著四、五隻黃嘴圈高中弟妹的一隊年輕人。

警員在問明他們原來不是觀光客，而是專為一項高山縱走活動前來報到的學員後，猛拍一下後腦袋地，指著前面不遠的丁字路口說：「你問的電力公司服務處不在本村，你們必須搭下班車前往下一站，這裡的電力單位叫臨時工務所！」

這時由於具有國家公權力象徵的警員在場，一夥遊客不禁跟著這隊年輕人圍攏了過來，好奇地、近近地觀覽著這名老人；然後，五、六名登山學員，嘖嘖喳喳的走回站牌旁。

「哎，這季節來東部登山千萬得小心，暴風雨隨時隨地都會來喔。」

老人看著他們那一張張青春爛漫的臉孔，指了指高高橫聳在額前的「比勞勞」山與「唐太努」山，彷彿既熟識又淡泊的提醒著他們，或提醒著警員和自己。

而「比勞勞」山與「唐太蘭」山則恆常無言的沉默著，動也不動的朝大夥兒俯視著。

4

海灣反射著陽光，顏色湛藍得有如一塊半弧狀的夢幻寶鏡。

仍然不走開的其他遊客，面對這個老人，開始進行各種不同層面的猜想或假設。

他究竟是哪族人呢？——

他還會出草殺人嗎？——

他親手剝過人頭吧？——

他還生吃野豬肉嗎？——

他酒量想必通海喔？——

老人手邊，除了那管獸骨菸斗外，那把「番刀」當然也會毫無例外的隨身佩掛在側。

這刀，就好像「新樂園」菸的片刻不離手一樣，已經在老伴死後，跟他形成三個任何力量再也別想分開，別想拆散的老夥伴了。「有空，到店裡坐坐或家裡泡茶啊。」老人伸手摸向腰邊，再次確認這刀的長相左右與死忠。

「我倒是比較喜歡蹲在山影下喝酒，聽您說二十幾年前的另外那位新竹客家警員。」

「哈，那是另一場山難，同時也是另一齣歷史笑劇。那傢伙呀，明明是個賽夏人，卻說自己是客家鄉親，絕對值得你參考。不過，可惜今天我還不得空閒！」老人抽出刀來，趕緊藉故離開道：「我還得到灣區那邊露露臉，多少做點事！這就是漢人常說的，吃人的飯、受人的閒——領人工錢，就得受人質問工作進度啦！」

老人揮動握刀的手，向村外另一邊灣岸指著；他身旁站立的幾名遊客，這時都不由自主地隨著這突來的動作，倒退了兩大步。

這刀，曾經陪過老人不計其數的出獵，是他延伸出去的手，更是他延展出去的意志；刀刃上的血，與他身上的傷疤，在在使他因而榮獲族裡最佳勇士的讚譽。

這刀，甚至在一場荒山人獸搏鬥中，贏得了那死去的老女人的年輕芳心，終而排除萬難嫁他為妻；說它是他的第二生命，自然也不以為過。

然而，自從當了祖父起，他閒來無事，卻開始透過這第二生命來削樹塊、雕木偶做消遣了；三年前，他為了自謀零用錢，請託派出所推荐受僱為本社區發展委員會的一名臨時清潔工後，更開始使用這刀來修整觀光灣岸上的野瓊麻和野灌叢啦。

遊客以他們的方言（福佬話、客家話或北京話），竊竊低語了什麼，也許是——這「老番酋」的族人和兒孫們，曾經幹過惡名昭彰的「台灣酗酒者」、「台灣盜木者」、「台灣盜獵者」或「台灣雛妓」——諸如此類的謠語或輩話吧？使得相互間爆起一陣小笑後，他們壯膽些了，有人敢於趨前跟老人聊上幾句了。

「老人家，您今年幾歲了？」

「老人家，您身上刺青代表什麼意義？」

「老人家，咱們拍張合照當紀念好嗎？」

一季季假期、一趟趟車班，遊客臉孔可能大相迥異，而這現象卻總是大同小異。

以往，不管事態多窘、心情多壞，老人總會暫時擱置下來，無所謂地操持著濃濃母腔的「國語（北京話）」，盡量敷衍兩聲或擺個免費「破司」的回應他們，以略盡地主之誼。

但這次不行，他不得不趕緊插回番刀，改以純粹族語的急促呼喚起來，惟恐稍緩幾秒對方便從此永遠消失似地，朝向某個只有自己看得見的目標追奔而去。

「卡布、卡布，你這小山猴，等等我呀！——」

老人很興奮，覺得很久不曾在大庭廣眾，這麼大聲說出自己的族語了。雖然，這族語是在如此情急之下脫口而出的，也雖然那詞彙裡，已長期溶入了若干普悠馬和阿咪斯的借用語；但它十分清亮、十分悅耳，絕少弄勢耍權、使性動氣的頓音和重音，是他聽過最優雅流轉的語言之一。

他就讓這種話語大刺刺地響開，搭配著一雙大赤腳，穿過店前遊客、繞過街旁沙漬。

他當然不至於忘了回頭朝警員與那群「觀光」他的遊客，保持固有風度的抱歉道：

「嘿，阿力源（朋友），請原諒我先走一步！感謝太陽神卡道的恩賜，感謝您們的欣賞，讓我擁有重獲這把喇喇噢（戰刀、獵刀、延伸出去之手）的榮耀，咱們後會有期！」

他就在山溪口一家「灣岸」海產餐廳前，追上他心想中的小外孫，巴達·曼戈戈。

一位風塵僕僕的青年漢人和他女人，攜著一對子女，拐進海鮮店旁的一家漢人雜貨舖。

老人探進身子，瞧瞧那名聽說因過不慣城市生活而返回海村墾山的這對夫妻，朝漢人那名異族聯婚的女人問：「夫人，請恕我的冒昧，妳應該是個如假包換的普悠馬（puyuma，卑南族）人吧？」少婦叫秀蘭，羞赧而親切地向他點頭稱是。

「巴達·曼戈戈！——」

「哦，不，這孩子叫詹漢德。阿德乖，快叫亞比爺爺！」

老人眨眨眼、甩甩頭，一再端詳他們那個乾瘦黝黑，名叫「詹漢德」的小男孩。

這已是廿年前的往事了，老人總以為卡布和詹漢德，是一對相同遭遇的老靈魂的化身。

因為，在當時僅有老雜貨舖一家漢人的海灣村，貫通後的海岸公路引來了另一家漢戶。

半夜，清澈如「比勞勞」溪水的月光下，老卡車一路搖搖晃晃，把一載家俱卸在這家游姓漢人的雜貨舖前。他們聽說是因貧窮無地可耕，先從西部某地搬到花蓮玉里住過一陣子，再由於某種痛苦的原因遷至台東此地；一個半百的老男人、一對新婚年餘的年輕夫婦，一家三口像卸下另外三件破家俱般，從擁擠不堪的貨物堆中被一個個接下車來。

一家三口，呶，不——該說是一家五口才對。

因為，仔細一瞧，那個半百老男人懷裡，還捧著一座插了半炷香的嶄新神主牌。

聽說，那座神主牌上就承載著他們痛苦的印記，正招引著這位當家者不久前才喪命在玉里鳳梨園的百步蛇之吻下的老伴，一縷冥冥不堪生離死別的亡魂。

另外，還有那位只見到黑色臉龐和大腹便便身影，一下車便被她那寒薄的漢人丈夫，匆匆扶進屋中的新婚少婦，聽說當夜便在游家雜貨舖的百廢待舉中，自備盆水、自操刀剪，產下了一名跟她膚色相仿的小男嬰。

那晚，他這位後來被教導以「亞比爺爺」相尊稱的老傢伙，並未恭逢其盛，幫上什麼忙。恍若死亡交替著新生，早已超過花甲之年並且身為新任村長的他，並未遵循海村族人敦親睦鄰的老習俗，前往幫上這家新戶一手半腳的原因是，由於他那個喪偶悲心，一直自認為餘勇猶存而割捨不下傳統習性，執意獨自上山出獵卻數日不見歸返的父親阿邦拿，正在部落群

巫的占兆裡陷入了垂危之境，搞得大家心急如焚、全村出動找尋。

深夜，他的小女婿，一個名叫全英雄的布農族獵人偕同幾名擅長追蹤的獵友，像一夥火燒屁股的大山猴般，匆匆從比「比勞勞」山與「唐太蘭」山，甚至比「多力多力」山更加險峻的「兜」山飛攀而下，鐵青著臉通告他們終於在蓬萊山東麓某處斷崖邊，發現了被山魔「楚邁（排灣族語，黑熊、鬼）」撕裂而死的，阿邦拿的屍體；大家不禁一陣錐心哀號過後，這女婿同時悲中帶喜地告知他這個外公，前此不久的入夜時分，他小女兒潘茉莉也又替他的老父阿邦拿，增添一名男外曾孫啦。

那當然是一則足以沖淡這件惡耗的大喜訊，當初不顧其他家人強烈反對，只憑靠老祖父阿邦拿贊同而堅守一絲希望，差點兒不惜跳下「比勞勞」山崖也要與相愛的布農族青年死在一起的小女兒潘茉莉，終於生下自己的後代了。

藉由這小女兒潘茉莉如願以償的愛其所愛，透過老父阿邦拿的殞落而促使小外孫的誕生，這是生命巧妙的轉移，也是本族「馬伐鷓」世家命脈的延伸與擴散；這條新血脈，就依據他們布農人長支氏族名號，命名為「巴達·曼戈戈」，漢名全正忠；但身為外祖父的他則習慣於按照本族叫法，另外給了他「卡布」的暱稱。

爲了某種「愛」的緣故，兩個異族混種的第二代，「阿德」詹漢德和「巴達·曼戈戈」全正忠，就這樣在無邊悲絕交併著無限希望之下，攜手勇敢撞開母親們的生門而來了。

老父阿邦拿之所以贊同潘茉莉的外嫁，當然因為他老人家正是這種經驗的過來人，徹底了解吾人不能愛其所愛的痛苦。

所以，老人本身其實也是個混種的二轉子，兼具父親阿邦拿的排灣族，與母親百合·巴喀洛柯的普悠馬（卑南）族的雙重血統；他的兒女們則因「卡嫚」那老女人的原故，復又摻進了阿咪斯（卑南族語「北佬」之意，即阿美族）」之血；至於，小山猴卡布，如今就得更在其中融入布農族的靈肉了。

而關於姓氏名號，老人自己則有四個名字。早期受到雄霸台東平原的「卑南王朝」餘制影響，在「馬拉拉卡拉幹」少年期之齡，晉身為接受狩獵、作戰訓練的一名「塔庫班」少年集會所戰士時，同伴們叫他「從比勞勞來的黑色追日」，這是七十二社山林盟員們所給的外號；當他長大成人，另一群更兇悍的日本人橫越西邊大山而來後，威逼利誘要他改叫「山野武夫」共赴南太平洋戰場遠征而去了，他們說這是他得自日本天皇隆重御賞的皇民賜名。

現在，那個年輕的國民政府管區警員和郵差則換了用詞，直呼他「潘興」先生。這「潘」字乃始自於日本皇軍敗戰降伏，他九死一生從南太平洋俘虜營歸返台東後，鄉公所村幹事給匆促按上的漢姓。實際上，父母親從一生下他以來，就早已依循「巴加羅加羅」部族的祖傳方式，呼叫他「亞比·馬伐鷓」；這是直到他們蒙受祖靈寵召前，都從未改口的。

潮浪像白花布邊，滾襯在灘岸與海洋的騎縫線上；藍天潔淨如洗，積卷雲一團團，蓬鬆得像彈開的棉絮。這該是一處安適自得的世外桃源吧？遊客的心目中，免不了總會有人這樣樂觀而略帶神祕感地，宛如蒙上一層主觀面紗的嚮往著。

老人聽祖先們口耳相傳，這片天空、這片海洋和這片山林，是得自於古老太陽神卡道的恩賜；他堅定地將大腳板奔踏在屬於這種傳說的，鋪碾著軟厚柏油、車輛來往馳騁的海岸公路上，而沿路追憶著詹漢德與全正忠，以及他曾經擁有過的四個名字的往事。

「巴達·曼戈戈，卡布、卡布，小外孫等等我呀！——」

遊客們納悶地朝老人消失的方向望去，前面空空蕩蕩地，一個人影也沒有；視野裡，只

見兩條流浪狗徘徊在丟滿垃圾的海岸林投下，逐一翻舔著蒼蠅嗡嗡鳴飛的便當盒和炸雞袋。這些垃圾、便當盒或炸雞袋，當然絕大部分都是遊客們自己隨手扔棄的。泰雅族警員好像也酷嗜抽菸，不停地噴出縷縷煙霧來，然後眯眼捉弄似的告訴大家：「當心，聽說亞比老村長懂巫術，他必定在那片野林投裡看見什麼怪物啦。」

5

老潘興從林投縫中，看見外孫巴達·曼戈戈，攀掛在佈滿一顆顆尖疣刺的林投樹桎上。

「外公，請教我法術！我不希望自己永遠是一條躲在山岩穴縫中的爬蟲類！」有一陣子，巴達·曼戈戈曾經心志委屈，神情懊惱到像一條被逼得負隅頑抗的小百步蛇。

「嘿，小卡布呀，是否那些學校老師又要你天天背書、算數呢？老師們這種要求，對你將來大大有用啊！你要向雜貨店的漢人小孩詹漢德看齊，用功讀書才對呀！」這是老人第一次這樣奉勸童年時期就開始逃學的巴達·曼戈戈。

書，讓老潘興想起那位因手裡緊抱著一本「書」，而倖免於難的白種女遠祖。

「我討厭學校老師的課本，喜歡教堂老神父的聖經。」巴達·曼戈戈說。

「課本讓你腦裡有知識，聖經讓你心中有希望，兩種書都不能放棄。」老潘興說：「有一天，外公我亞比·馬伐鷓更要送你一本無字之書，教你學會偉大的巴加羅加羅先知的智慧，好讓你擁有第三對眼睛、第三對耳朵和第三顆心靈。」

關於傳說中，緊抱在白種女遠祖手上的，會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因太陽神卡道只賜予本族口耳相傳的語言，沒有賜予足資紀錄存證的文字，並且年代也已極其久遠而不可查考。不過，老潘興認為一名遭逢劫難的女子，臨死前除了緊抱住一本通往救世主之路的「聖經」外，其內心恐怕早已慌亂得容不下任何其他身外物了吧？

關於文字，最先是山西邊的漢人給了本族所謂的「漢文」，然後是大海北方的日本人給了本族所謂的「平假名」與「片假名」；這其間，更有來自海洋極遠處的白人傳教士給了本族所謂的「羅馬字」，以及給了太陽神卡道之外的第二個萬能之神，上帝。

老潘興都一概認真學習了那些文字，為的就是滿心想探究各種「書」中，所埋藏的秘密；所以，他實在搞不懂，為何小卡布會對學校課本沒興趣。

巴達·曼戈戈從小住在翻越十幾座山頭，涉過二十幾條野溪之巔的布農族部落，從其上通抵海村外婆家的山路，是一大段連高山獵人都視為畏途的崎嶇歷程。「沒問題，只要你答應以後乖乖聽從老師的教導，我就如你所願教你法術。」老潘興於是在這孩子參加過國小畢業典禮的暑假中，教會了他外婆卡嫚那女人，阿美族傳家的大海「泅泳術」與「捕魚術」。

其後，在巴達·曼戈戈搬下山住在海村唸完初中那年，老潘興信守諾言地又傳授了他和一千海灣部落少年，本族老排灣「馬拉卡卡拉幹」階段的「山林教戰守則」及「狩獵術」。

少年巴達·曼戈戈，先在海灣部落跟舅舅們上過幾個月漁船後，隨即返回他們十幾座山頭、二十幾條野溪之巔的家，跟父親全英雄學種木耳與香蕈。當初學會「泅泳術」和「捕魚術」後，曾經發誓要永遠將自己變成一條大海鰻的巴達·曼戈戈告訴老外公，他受不了大海那麼好大一片深邃無底的憂鬱之藍，決定返回布農村子讓青綠色的山林，治癒他滿眼滿眶終日搖晃的迷茫航行之苦。「死心吧，老頭子，卡布這孩子是嚴重暈船啦！他畢竟是從山林裡來的，不像舅舅們擁有道地的阿咪斯血統。再說，如今捕魚可不是一件好工作，就讓他回

山上另謀生計吧！」阿美族母權至上，那時候卡嫫那老女人還活著，還能如此大聲說教他。

「卡嫫，別忘啦！卡布，可也是四分之一的阿咪斯人啊。」老潘興捨不得巴達·曼戈戈走，也向那老女人大聲提醒著，然後面對大海沈思了老半天。

其實，他知道這孩子想回山上部落並非因為暈船，或腦裡搖搖晃晃的那片大海迷藍，而是由於身上具備著另外二分之一的布農獵人，那份深沉執著於蒼悵山林的原始情懷之故。

好長一段日子，巴達·曼戈戈未曾下山來海村看外公，山陵上的布農獵人來海村求售獵物，轉告了他的去處。原來，巴達·曼戈戈跟父親種過兩年香菸後，又受訓幹了兩年救國團的登山教練，現在已悄悄溜到西邊山下的漢人市鎮打工討生活去了。他帶過的一名學員，剛好是一家貨運行老闆的女兒，那位好心的女高職生適值著迷於各種「山林傳奇」與「部落神話」的浪漫年齡，這孩子於是就這樣成為她家貨運行裡，一個說故事高手的原住民捆工。

巴達·曼戈戈最後回海村探望的一次，是專程前來通知這個老外公他日前已接受過身體檢查，正賦閒在家準備入伍當兵的事；身為外公的他，這才猛然記起，這最小的外孫竟已長大成人，就要成為更高一級的「卡卡阿撲安」戰鬥訓練會所的一名成員了。

但長大成人懂得越多，似乎並不讓他越覺得快樂，卻相反更加感到悲哀的拉喪起一張臉，站在大舅舅屋後的礁岸上，盯著不停晃盪起伏的大海發了一整夜的呆。

「歐吉桑（日語，祖父），我怎麼辦？我居然喜歡上那個女生啦。」

「說故事的人，喜歡上聽故事的人，這很好啊。」

「不，他們說山地仔愛上平地仔，這非常糟糕。」

「那麼，平地仔也愛上山地仔——也就是說，那女生也愛上了你嗎？」

「他們奉勸我：台東仔，跟頭家的女兒談戀愛，這會是一場悲劇喔。」

巴達·曼戈戈面對著滿眼滿眶的藍色憂鬱，既點點頭，又搖搖頭。

老潘興回想了一陣女兒潘茉莉和巴達·曼戈戈的父親全英雄當初結婚的過程，回想了一陣自己這「排灣之子」和「阿咪斯（北方佬）之女」卡嫫當年成親的始末，又回想了一陣先祖曾經娶白種女人為妻的傳說。

那個晚上，老潘興不禁遠眺著海灘上那支戰矛似的老桅杆，也跟著巴達·曼戈戈既點頭又搖頭地，兀自彷彿「比勞勞」山與「唐太蘭」山般，動也不動的沈默了一整夜。

6

老潘興探頭瞧向「灣岸」海產餐廳，這餐廳連屋帶地，原本是他家老么潘武雄經營的無名山產野味小店；但現在建物和建地分開，店面翻成水泥三層樓房，店名有了、經營項目也改了，店主則換成一個名叫「陳漢業」的平地人。

陳漢業是潘武雄在兩棲部隊服役時的漢人好友，但說他是好友也不盡全好；相反，說他是損友，卻也不見得全壞。這漢人青年跟潘武雄的共同點就是喜歡在山上和海邊浪蕩，退伍幾年下來不務正業，只愛登山攝影、潛水釣魚過日子，手上有錢便下山或上岸吃喝玩光；他老父死後，兄弟們氣得撥出一小筆遺產，將他攆出了家門。

那時候，陳漢業沮喪得喝個爛醉，攜著亡父的「手尾錢」，從屏東過台東到海村大睡七天七夜，每天醉夢中都哭求著好友潘武雄務必伸手救他一把，好讓他三幾年後能成點事、積點錢，有面子回家重見族老親友；他看上了海村弧彎最佳地點的這店子，拜託老潘興同意他